

聊斋闲品

天边与身边

门神道荣

天边曾经很遥远,现在忽然近了,所谓天涯咫尺;身边曾经很贴近,现在忽然远了,所谓咫尺天涯。

天边发生的事情,诸如哪里又发生战争了,哪里又罢工了,哪里又骚乱了,哪里又发生政变了,哪里又地震了,甚至哪个明星闹出了绯闻,哪个政要出了个丑,哪个幸运儿中了个大奖,只要上了网,转眼之间,我们就能够了如指掌。而身边发生的事情,诸如邻居家昨夜被盗了,同事家的孩子升学了,朋友开车出了点事故,甚至哪天是母亲的生日,亲戚家的孩子叫什么名字,妻子的发型什么时候变换了,我们一概浑然不知。真的吗,这是啥时候发生的事?常常听到身边人,发出这样的惊呼。

今天,人们的视野,越来越开阔了,离人们越远的事,人们越关心。一堆男人聊天,一定满口都是世界大事,侃侃而谈,头头是道,唾沫横飞。谁还在意眼前那些芝麻粒大的小事情,婆婆妈妈,又琐碎,又恼人,又无奈。天边的老人罢工了,交通瘫痪了,人们义愤填膺,群情激奋,忧心如焚,比自己吃了苍蝇还窝心,恨不得插上翅膀,去帮忙开飞机驾轮船踩三轮车。身边的老人在路边倒地不起,从他身边走过的人,匆匆瞥一眼,就加快脚步赶紧逃离,没有一个人愿意或敢于将跌倒的老人搀扶起来。人们的胸怀仿佛变宽广了,可以装得下整个世界,心胸却越来越自私狭隘了,连伸手扶一把的力气和勇气都失却了。

人们的朋友,也似乎越来越多了,却大都是网上的朋友,天边的朋友。人们更愿意与虚拟世界的人,遥不可及的人,相识,结交,倾诉,打情骂俏,海阔天空,而不愿意敲开对门人家的门,去楼上楼下串门,聊聊天,叙叙旧。心里话,真心话,大实话,宁愿跟天边的人说,也不愿意让身边的人知道。当朋友遍天下的时候,人们却连身边最亲的人,都相互遮掩不敢相信了。如今,朋友成了一个使用频率最高,也最廉价的名词,只要轻点鼠标,你就可以将天边任何一个陌生人,变成好友。而要让一个身边交往多年的朋友与你绝交,你只要向他伸手借点钱,就可能被他立即毫不留情地拉入黑名单。

在我们身边,有很多这样的人,他能够坐在电脑前,与天边的人整夜整夜地闲聊胡侃,却与身边的亲人,连半句问候的话都懒得说;他会冲动地地上巨资,乘飞机坐海陆空,与网友见面,而不愿意花几十元买张火车票,回老家去探望年迈的父母一眼;他听说天边有人虐待一只小狗,就会心如刀绞声泪俱下甚而捐钱捐物以拯救生灵,而楼下地下室的拾荒老人又冻又饿又病,濒临死亡,他却无动于衷,充满鄙视,甚而恨不得将之驱逐出小区而后快。于是乎,越来越多的人,对天边很熟悉,对身边很陌生;对天边很神往,对身边很厌烦;对天边很关注,对身边很漠视;对天边很热情,对身边很冷漠……

天边很神秘,有一点神往,予一点关注,寄一点梦想,这都没有错。可我们不应该忽视,更不应该忘记我们的身边,身边生活着我们的亲人,我们的邻居,我们的同事,我们的朋友,以及所有与我们有幸擦肩而过的人。当天边离你越来越远的时候,可能身边正离你越来越远,而这,是一件多么无奈而悲哀的事情?

你的天边,也是在他人的身边,而你的身边,正是他人的天边。身边亦有美景,身边围着亲人,身边才是我们各自看得见摸得着真真切切实实在在的生活。让我们的心先回到身边安顿下来吧,把身边做好了,再让心飞到天边,天边才有可能像身边一样曼妙而令人神往。

微型小说

吴干臣

门神方友

吴干臣原来在一个乡政府里当纪检干事,后来又当了纪检委员。有一年县委公开招聘正科级,他考了个第一,被调到县纪检会当了副书记。几年后,升为县纪检书记,进了县委常委,成了副县级干部。

吴干臣的老婆也姓吴,叫吴晶。吴晶是县城里的人,受虚荣,她见书记县长们的夫人穿戴都比她风光,就觉得不平衡,感到低人一等,抱怨丈夫说:“你看你干的这个差使,真是清水衙门!同是常委处级,看人家的老婆浑身都是名牌,连挎包都是洋货。书记老婆的挎包是猩红色,法国埃菲尔铁塔牌;县长夫人的挎包是香奈儿,那可是与LV一样的世界名包,听说一个顶好几千块哩!看看我这挎包,上市场买菜都嫌丢人!”

吴干臣每每听到这些,只是笑笑,因为他解释不好,不解释也不好,反正解释不清,只好以笑应对。吴晶却不放过他,央求着他“跑跑”,换个岗位,就当个副县长,也比干这纪检书记强!看吴干臣呈严厉之色,忙下保证似地说:“你别严肃好不好?赖好我也当过几年纪检书记的老婆,懂得廉政,绝不会贪得无厌。只小不拉地收点儿如衣服、皮包之类的小礼,保你不会掉乌纱帽就是!”

吴干臣自然明白,当了县长或副书记什么的,如吴晶所说的东西都会有的,而且按眼下这风气压根儿不算什么大问题。但他知道,从纪检书记过渡到县长或常务副县长绝不是一句话的事,而“跑跑”本身就含着不可言说的内容。更何况自己

干着纪检这一行,去“跑跑”对别人是极其敏感的。就是说,你只要一沾上“纪检”二字,就必须“纪检”一辈子,除非是上升到市纪检或省纪检。要不就是进政协进人大,其他甭想。因为他的几位前任大多是这个归宿。这是事情的一面,而另一面则是自身的素质。自己干了这么多年的纪检,深知廉政反腐败应该从每一个人做起,绝不能为捞到什么实权实利而去“跑”。要想把住别人的关,首先应该把好自己的关。

吴干臣想到这里,突然就觉得自己很伟大,对吴晶说:“贪官一般都从小处着手,慢慢变贪的!尤其是贪官的夫人,就是从贪小便宜与人攀比,将丈夫一步一步送进监狱的!所以我不会上你的当!”吴晶白了丈夫一眼说:“揪出来的贪官总是少数,那么多的漏网之鱼你们不是也没办法!再看看那些携巨款外逃的大贪,把钱都弄到外国去了,让人恨得咬牙,你们也不是没纪检住!”吴干臣一听此言,半天没吭,好一时才叹气道:“有时候我们也是无能为力呀!”吴晶不解地问:“那为个啥?”吴干臣又叹了一声说:“这不是一句话能说清楚的!虽然有些事情我说不清,但有一条我十分清楚,那就是纪检工作是看不见硝烟的战场。这个岗位非常特殊,要同各种各样的腐败分子作斗争,得罪人不可避免,有时简直就是你死我活。威胁、恐吓、诽谤几乎是家常便饭。作为纪检干部的老婆,必然要做出很多牺牲,所以你要有足够的承载力,包括各方面的。比如不要与别的常委夫人攀比!”吴晶一听丈夫又上纲上线,好一时没吭。

说归说闹归闹,但吴晶自然知道纪检工作的重要性,更晓得干这一行的危险性。她极力想让丈夫换岗位的目的其实已包含了这层意思。但丈夫像是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,更知道丈夫什么都明白,只是干了多年纪检,心中已形成了一种信念。这种信念别人

可能不理解,但自己作为他的妻子,如果不理解就有点儿说不过去。吴晶想到此,望了吴干臣一眼,叹了一口气说:“好,好!你伟大,我渺小,日后不与人家攀比就是,一心甘当穷纪检的老婆行不?”吴干臣见老婆想通了,笑道:“清官自有贤内助,贪官自有贪老婆!有你这个贤内助,看来我这个清官是当定了!”吴晶白了一眼丈夫说:“真会自夸!就你们那清水衙门,怕是想当赃官也没那条件!”

不想这时候,他们的女儿放学回来了。女儿叫小果,正读初中。小果一进门就满脸的不高兴,一副受委屈的样子。吴晶见女儿面色不对,忙问怎么回事儿。一开始小果不说,问得紧了,方说梁静和宋甜甜的手机都是四千多的诺基亚,而自己的手机不但是国产的,而且样式又老又破!连老师都不明白,说你们的爸爸是县委常委,为什么差距会这么大?

梁静是县委梁书记的女儿,宋甜甜的父亲是县组织部长。她们和小果同在师范附中读书,而且是一个班。眼下攀比之风如此盛行,小果感到委屈就不言而喻了。吴晶边为女儿抹泪水边朝丈夫翻白眼,像是为刚才自己的不满找到了更有力的佐证,正话反说道:“乖乖儿,你爸是清官,咱可不能跟人家比!”吴干臣望了望女儿和妻子,又一次缄了口。他没想到往常称为“净地”的学校如今风气也如此不正。看来,这腐败意识真是无孔不入呀!他干咽了一口唾沫,许久才长叹一声,然后走进卧室,从提包里取出一盘刚从市里带回来的碟子,对吴晶和女儿说:“我还是那句老话,你们若想因我而感到骄傲,就不要与别人攀比,更不要眼气别人!如果要为一时虚荣,就先看看这盘我刚带回来的新碟子!”言毕,便走过去将碟子放进录放机,摁开了开关。

——沉重的音乐响起,接下来,是审讯贪官的录像……



人间食话

脂油

冯杰

脂油又叫大油。只有猪油,动物油,在乡村才有资格叫脂油。豆油、花生油暂时没有这个脑满肠肥的模样。它们只能列入“小油”的范围。

童年时,我跟父亲熬过脂油。主要是等着吃熬后的油渣。

熬脂油的方法是这样的:先将肥肉切成一个个小方锭,拇指肚大小,洗净下锅,开始熬油。铁锅敞开裂刺啦啦的一副油嗓子,仿佛脂油在喊疼。完后,“津”到油罐子里。最后的油渣舍不得扔,就让我夹在馍里吃。

母亲则会将油渣剁菜,做馅。用来包饺子。那是另一种味道。

冬天的脂油像现在的雪糕,这个比喻现在是不通用的。现在谈起大油大肉,令人色变,当代的富人与成功人士们在躲着肥肉走。减肥已是一种时尚与流行。似乎一个女人能否征服世界全靠的是腰围。肥肉与脂肪联成的同盟军,一时成了美的敌人。

时光倒流,我小时候却知道,在我生活的孟岗小镇上,能经常食用脂油是一种“身份优越”的象征。那时,脂油并不是人人都能享用的。“看看,某某家经常吃脂油。”是一种令人羡慕的口气。

有一次,在小镇上,一只平民的狗像鲁智深一样“口中淡出鸟来”,一天半夜跑到乡村干部家里,大开杀戒,偷喝了一大罐脂油,连拉出的狗屎都是脂油。第二天,被人寻着油迹撵回家,主人赔了一罐脂油才算了事。

过后,这家主人骂狗:“狗日的,脂油是你吃的吗?你也有这个资格吗?”

现在想起来,那时就有一种优越人士参加的“脂油党”。其中公社书记的夫人就是常吃脂油的人,她镶着一颗金牙,还会吸烟,经常见她迈着四方步子,叼着烟,提一根细麻绳,来到公社食品站那油乎乎的柜台上,一丢麻绳,然后,拍着桌子——

“给我称二斤脂油!”



人与自然

都市种菜

陆静

在朋友们电话的催促声里,我们开车来到位于郑州连霍高速入口处,有一个牌子上写:由此进入开心农场。走过一段满是积水的乡村公路,车在杨树林深处的一所板房前停下。走下车来,我们被阳光和虫鸣热烈地拥抱。有漂亮的鸟儿鸣叫着从头顶的枝间振翼飞去,彩蝶翩翩,从路旁紫色的小花上飞落到我的帽子上、车顶上;这里野草丛生,杂花生花,藤蔓牵藤,一派纯净的自然。透过树林,会隐约看到近处的村庄,远处三层的高速公路桥和高耸的楼群,在被高楼包围起来的都市森林里,有这么一片荒草萋萋的“绿地”,让我心里一阵惊喜。

农场的场长是个年轻人,他笑着迎出来介绍说,这里原来是大河村遗址,地荒在这里好多年了,是为了保护遗址,不被开发商建成高楼。现在遗址的清理工作已经完成,林木和遗址一样受保护,荒地经旅游局批准开发出新的旅游项目,搞成开心农场。游客和市民来这里既可参观文化遗址,重温农耕文化,也可以在这里开荒种地,体会春耕秋收的快乐。他指着一片成熟的菜地说,这里是今年春上才被包出去开成农场的。只要有兴趣,交800元钱就可以拥有一分地,种菜、种庄稼,农具、种子全由农场提供。我们随场长参观了别人的菜园,兴高采烈地评论别人的菜园和收成,然后进屋,认真阅读了农场会员指南,我和同事毫不犹豫地同农场签了合同、交了钱,借了铁锹、铁耙等农具,一路说笑着去挖地。

拥有菜园的兴奋极大地鼓舞了我们的劳动热情,铁锹、锄头、镰刀齐上阵,拔草、砍野菜、挖地,干得热火朝天。牵牛的藤蔓缠在小树一样的野菜上,开满紫色的喇叭状的花朵,正和蜜蜂亲密接触,让我们不忍心把它们挖掉。挥汗如雨,惬意地翻挖,很快就翻

出了二分菜地,接着撒底肥,引水,肥是农家肥和鸡粪,水是井拔凉,我们的菜园不上化肥,拒绝农药,我们要种纯天然环保蔬菜。

农技师拿来种子,我们询问着、计划着,选择着,按各自的喜好种上一畦胡萝卜、油菜、黄瓜、白菜等,并留下几畦土地,待秋后种蒜,明年种春韭。劳动的间隙,直起腰用衣襟擦汗时,偷眼看看先生和同伴儿,他们的汗水湿透了衣衫,汗渍的脸上却像花一样绽着开心的笑容。很久没有这样大汗淋漓地劳动,浑身沾满泥土的气息了。撒种,围上篱笆,我们就真的拥有一块像模像样的菜园了。我们给菜园取名为“丰泽园”,并把它写在木牌上,插到园子里。看着新种的菜园,我们蹲在地头歇息,和所有的草根、树叶一起沐浴阳光,一起呼吸新鲜空气,心里特别踏实。拍去身上的泥土,低头看看蚂蚁和蚯蚓搬家,抬头眯着眼睛憧憬菜园在我们汗水的浇灌下,不久将如何茂盛兴旺,园里的菜如何蓬勃出一畦畦诗意的翠绿——

光这么想想,就不觉笑出声来。我喜欢这里原生态的自然状态,它给了我一片宁静出世的天地,让我能对它发呆、幻想、安顿心灵。

不是非要吃自己亲手种的蔬菜不可,不是刻意地追求环保和健康。都市种菜园,不是身为都市人穷忙后的无聊和发泄,也不是照搬网络流行的现代人的生活状态:“哥种的不是菜,哥种的是寂寞。”我觉得,我们在园中种下的不仅仅是菜,而是一种贯穿意志和理念的自然风景,是将山林、泉溪花藤拉到农耕风景的近处,和袅袅炊烟一起升腾的人间之味;我们一锹一铲执意翻开的也不纯粹是脚下的土地,而是埋藏在我们心灵深处的农耕文化。翻开,是为了再次地面对和回味,也许,我们从来就没有抖落和放下。